



Meet You
In The World

你是我 最美的相遇 2

林笛儿◎著

途经几百个小镇，
飞过几千里土地，
遇过几千万个人，
与你相遇，
真好。

好好相爱，
才能不负相遇。

你是我

林笛儿◎著

最美的相遇
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最美的相遇. 2 / 林笛儿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594-2698-7

I. ①你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2752 号

书 名	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2
作 者	林笛儿
出版 统 筹	小丁猫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特 约 编 辑	李梦佩
责 任 监 制	贺 嘉
装 帧 设 计	格·创研社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16
印 张	18
字 数	313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2698-7
定 价	36.8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碧海蓝天	001
四月物语	014
季节变幻	028
闰年	040
摊开你的地图	052
心如折纸	066
十三棵泡桐	080
听说	093
星运里的错	109
乌云背后的幸福线	124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如晴天，似雨天	138
蓝莓之夜	152
总有骄阳	168
迷失东京	184
挪威的森林	200
蝴蝶梦	217
在云端	233
第三颗星	246
晚秋	260
月色撩人	270
后记	280



碧海蓝天

一束小雏菊。

小雏菊是昨晚刚从云南空运过来的，一束束养在水里，瞧着很有生气。店主麻利地挑了一束，用玻璃纸裹上，沉思了下，把鲜红的丝带换上木纹的绳带。刷卡的时候，店主又打量了叶枫几眼。叶枫手里提着个篮子，篮子里有水果，还有一瓶浅绿色的苹果酒。这酒，进口微甜微辣，但后劲很足。这个时间，这样的礼品，是去看朋友吗？

是去看个老朋友，一年见一次。

叶枫戴上墨镜。三月早晨的阳光并不是很强烈，夜里下了雨，空气比平时清澈了几分。越往郊区，这种感觉越明显，鼻息间流动着新生的草木气息，风在山林中绕来绕去，随着太阳的升高，清晨的一点微寒也像被蒸暖了。

燕京这几年变化很大，有的地方，隔大半年过去，找不着原先的一点痕迹。只有这儿，多少年如一日，除了墓碑的块数在增加，台阶还是那几级，石径还是那么窄，就连路两边的松柏，好像都没怎么长大。

在这儿，时光如同静水，没有一丝涟漪。

离清明还有二十多天，陵园里鸦雀低飞，人烟稀少，停车场空荡荡的。向上十六级台阶，再向右，越过六座墓碑，就看到艾俐了。艾俐走得太仓促，以至于一张漂亮的照片都没有，最后艾妈妈只得选了身份证上的照片，表情有点呆，眼神也不聚焦，像是很惆怅，很紧张。

叶枫放下手里的果篮和小雏菊，掏出一块手帕，把墓碑擦了一遍。然后，她默默地站着，与艾俐对视着。然后，她摘下墨镜，极度不满地翻了个白眼：

“艾老师，你真让人讨厌，说好一起变老的呢，你看，我三十岁了，你呢，

还是二十八，你个言而无信的家伙！有时候，真想和你绝交，可是看看你的邻居们……”

真不好恭维，左边是活了一百多岁的红军老战士，右边是一脸凶悍的大叔。

“估计你和他们也没什么共同语言。你可是个话唠，这日子该有多难熬！我向来自来心软，就原谅你吧！我现在可好？必须好呀，《叶子的星空》收听率稳稳占据着深夜电台情感节目的第一名，只是现在的电台市场……咱们还是不说这个。夏奕阳？他还是那么英俊，是的，待我很好，去年是中视新年挂历的封面人物。我们的晨晨会走路了，苏书记这几天来开会，把他也带过来了。我是个失职的妈妈，我也想亲自教育他，陪伴他长大，可是苏书记说，她拥有培养一个播音主持与金融双硕士的女儿的成功事例，我有什么呢？她还说我和奕阳工作这么忙，无非是请个阿姨在家带晨晨，这能和外公外婆比么？其实苏书记才是真的忙，不过叶局长正申请退居二线，以后闲暇时间会比较多。叶局长带晨晨，比苏书记靠谱。嘘，别说是我说的。”

“同学聚会么，每年我和奕阳坚持聚一次。很郁闷，一次比一次人少。可以理解，大家都处在事业的关键期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他们混得都不错，做主播做主持人已经不值得骄傲了，许曼曼已是独立制作人。记得袁霄么，她以前住我们隔壁寝室，现在是Z省电视台综艺当家花旦。她和我联系比较多，你可不要乱吃醋，我和她成不了像我和你这样的朋友，因为她比你聪明。”

叶枫用手捂住嘴，堵住出口的哽咽。三年了，她还是不能接受艾俐离开的事实。她真想砸开墓碑，问问艾俐，这些年，过得开心吗？

山林寂静，墓园寂静，一切都很寂静。“开心。”想必艾俐会如此肯定地回答，因为她以为自己拥有了爱情。傻瓜！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没有任何阻挡。光，是蓝天白云直泻而入的自然光。这光笼罩着叶枫的脸，肌肤都变得透明了。她又戴上了墨镜，遮住一双被泪水润湿的眼睛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叶枫特地把苹果酒拿出来，摸了摸墓碑上艾俐冰凉的脸庞，“你的最爱，喝个痛快，醉了也没事。明年，我再给你送酒来。”

叶枫现在车开得很不错，这是在夏奕阳亲自监督下硬练出来的，就像此刻行驶在车来车往的山道上，她还能分出精力注意到路边有几棵山桃花开了半树，那种粉，那种红，衬着随风摇摆的嫩绿柳枝，让人的心情不禁也轻扬起来。三月的春光，一分一秒都舍不得错过，明天带晨晨去玉渊潭看看，那里的樱花向来不逊色。奕阳就不要去了，他下周要去法国报道G20金融峰会，

很多工作要提前做。法国这个时候还很冷，出外景的话，穿一件修身的齐膝大衣，烟灰色很温柔，再配一条格子围巾，整体效果会很学院范，但里面不能多穿，要不要在身上贴个暖宝宝？暖宝宝能过安检吗？

车进小区的时候，已经十一点了。叶枫从车上下来，身后有人急躁地怨道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”

叶枫扭头看着豪气十足地占着车位的法拉利，以及倚着车抖动着大腿的秦沛，想假装没看见。这人现在出息了，自前年起，由他导演的《群英歌荟》，红遍大江南北，每周五晚上八点在中视的综艺频道播放。今年的冠名招商有五个亿。去年，这人还去竞争《春节联欢晚会》的总导演，不过败北了。本来就不瘦，这两年更是胖出了新高度。有个编导打趣他：海洋是有边际的，秦导的身材却是无边无际。偏偏他还留了一头长发，张狂得让人不忍直视。

秦沛脸黑得像锅底：“你家阿姨怎么回事，她明明知道我是谁，可就是因为家里只有她和孩子，死活都不让我进去，硬是让我在外面等了俩钟头。对于我这样的名导，两个钟头意味着什么？我能导一台晚会，我能让一个艺人红遍全国，我能……”

“你能创造一个新世界。”叶枫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，“你真着急的话，怎么不打电话？”

秦沛的长发整体向后梳，在脑后扎了个马尾，大脑门子光光地露在外面。他皱着眉，摸摸脑门，很有意见地看着叶枫：“你不欢迎我？”

“这不是怕浪费你名导的宝贵时间么，寒暄就免了，直奔主题吧！”

秦沛大喇喇地“哦”了声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听说你家阿姨是苏姨特意找的，青台菜做得不错，我来鉴定一下。”

这人的脸皮得有多厚啊，把蹭饭说得像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。“鉴定好了你可得给我出个报告。对了，进屋后接电话可以，但不准玩手机游戏，也不准说粗话。”叶枫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是说笑。

秦沛瘪嘴：“所以我才不结婚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允，还让不让人活？”话这么说，还是把手机改成了震动模式，收进了口袋。

门一开，秦沛听着细碎的脚步声颠颠地跑过来，重心不太稳。他从叶枫身后探过头，一人一狗齐齐仰着头盯着他看。人是个小小人，粉嫩的脸上，有一对漆黑乌亮的大眼睛。头发细细软软，穿一件嫩绿的毛衣，外面是黑色的条绒背带裤。狗是条黑狗，身子劲瘦，四肢修长。小小人眨巴眨巴眼睛，狗狗摇摇尾巴，都是一脸的纠结。

“妈妈？”晨晨看向叶枫，小眉头蹙起。秦沛不解：“他怎么了？”叶枫“噗”地笑了：“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，因为你头发这么长，很像……”

“打住！”秦沛知道下一句不是什么好话，忙作出慈祥样，摸摸晨晨的头，“宝贝，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秦伯伯。”

“‘拜拜’好！”晨晨嫩声嫩气道。

秦沛没听明白。叶枫在一边解释道：“‘拜拜’是安岳话里的伯伯，你说你是奕阳的朋友，他以为你是安岳人。”

秦沛惊奇了，俯下身目不转睛地看着晨晨：“这才多大个人，现在就这么聪明，大了还了得！”叶枫亲亲儿子，自豪道：“晨晨似乎很有语言天赋，说话特早，而且有条理。”秦沛挑眉：“这像谁？”叶枫理直气壮道：“当然是像我啊！”秦沛受不了地横了她一眼，不过也没反驳，反正不是他儿子，管他像谁。

秦沛不是什么尊贵的客人，叶枫也没故作盛情。换好家居服，留下晨晨和狗狗陪秦沛，她被阿姨喊进了厨房。

晨晨倒像个称职的小主人，迈着两条小短腿在前面引路，带秦沛看了他的儿童房，看了狗狗的窝，还带秦沛去阳台上看天空。狗狗似乎不太放心秦沛，围着秦沛的腿转来转去，不时地嗅一下，嗅得秦沛寒毛都竖起来了。

“叶枫，这狗看着不像是宠物狗，不咬人吧？”

叶枫在厨房里回道：“这狗是看山狗，晨晨奶奶特地托人找来陪晨晨的，和晨晨一个月生的，很乖。”

“它叫墨墨。”晨晨胖胖的小手戳戳狗狗，狗狗蹭蹭他，尾巴摇得更欢了，晨晨“咯咯”笑了起来。

“墨墨，你好！”秦沛朝厨房看看，确定叶枫看不见，伸出手，做了一件他从进门就想干的事——捏了捏晨晨嘟嘟的脸颊，手感真好。他压低音量道：“小子，知道么，差一点你爹就是我！”

晨晨歪着头看他。秦沛得意地哈哈大笑，一把抱起他，在沙发上坐下。小孩身上的味道真好闻，香香糯糯的，让人特想咬几口。他质疑道：“我不是饿了？”晨晨看看他，挣扎着下了地，摇摇摆摆向厨房跑去。

家里突然来了客人，阿姨没准备什么菜，有点着急。叶枫打开冰箱看了看：“烧个排骨，煎个带鱼，醉蟹还有一坛，再炒两个蔬菜，主食鱼汤馄饨！”阿姨小声道：“这也太简单了。”

“简单才家常呢，秦沛那样的名导，什么没吃过，他就是想吃个家常饭。”不过，为蹭个家常饭，在外面等上两小时也真够拼的。叶枫洗了下手，一扭头，

晨晨在门口站着：“‘拜拜’饿。”

叶枫从柜子里拿了盒饼干递给他，叮嘱道：“不要让伯伯吃很多，饭一会儿就好了。”晨晨捧着饼干盒出去，叶枫不放心，也跟了出去。

“是给伯伯吃的吗？”秦沛问站在面前的晨晨。晨晨紧紧按着盒盖，点点头：“伯伯要先洗手。”他朝洗手间的方向看了看，像是怕秦沛找不着。秦沛乖乖地去洗了手，晨晨这才打开饼干盒。饼干是自家烘的，很香脆，还有桔子的味道。形状有的是三角形，有的是菱形，有的是长方形、正方形。

“挺有新意的呀，你的杰作？”秦沛问叶枫。

叶枫捏了块饼干嚼着：“是奕阳烘的，方便晨晨认识图形，昨天是动物图案。”

秦沛嫌弃道：“家务有阿姨做，孩子有夏奕阳教，你说你这个家庭主妇，能干什么？”

叶枫坦然道：“我欣赏呀！就像你导出再好的晚会，没有观众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秦沛朝她竖了竖大拇指，佩服她的大言不惭。

厨房里传来“咻啦”炸油锅的香气，正午的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穿进来，粉嫩的孩子和狗狗在脚前嬉戏。秦沛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真有那么一点羡慕。他谢绝了晨晨递过来的又一块饼干，看着叶枫：“柯安怡下个月结婚，对方是个开煤矿的老板，二婚，身家过亿。”

叶枫愣了五秒，如果不是秦沛提起，她几乎都快忘了柯安怡这号人物。那次《星夜微光》竞选主持人，她选择退出后，柯安怡也以“不食嗟来之食”的凛然放弃了名次，继续留在国际频道。上位的是第三名，简直中了大奖，但节目不温不火，快成了中视的鸡肋。每每说起这些，吴锋少不了叮嘱叶枫少去中视。叶枫笑：“你也太高看我了，一个节目的成败，主持人占一部分因素，最终还是看团队的力量。《星夜微光》大概开头力气用得太大，以至于后劲不足。狡猾如秦沛，想必也看得很透彻，这不早就抽身了。”

叶枫打趣秦沛：“你也不穷，她怎么没选你？”

秦沛冲叶枫龇了龇牙，摊开两条粗壮的大腿，毫无形象地朝后一躺：“我算什么富人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赚钱多的可是财经频道，这不改朝换代了，地位立马不同。”

叶枫听夏奕阳说过，财经频道去年年底把生活频道收编了，频道总监换人，然后年一过就大刀阔斧地搞改革，恰如其分地改朝换代。

“怎么，她结婚，你很伤心？”

“你错了，我特感谢柯安怡对我的不嫁之恩，当然我也没想娶她，就是曾经起过一点邪念，哈，她给你家夏奕阳也送请帖了。”

叶枫淡定道：“以前同事过，这人很重情。”

秦沛差点没把牙给酸掉，柯安怡并没有请几个人，除了台领导、频道总监，然后就是他和夏奕阳，这就有点令人寻味了。秦沛不爱琢磨事，反正还有些日子，腿长在他身上，心情好就去捧个场，心情不快，找个理由拒了。夏奕阳和她有过故事，他和她可没什么情谊。

阿姨手脚麻利，没多久，几道菜就上桌了，连晨晨吃的香菇鸡丝菜心粥也熬好了。秦沛自觉地帮着摆碗筷，眼风一溜，视线定在墙角立着的超大号行李箱上。“你要出差？”他问叶枫。

叶枫欠身给晨晨围罩衣，晨晨开始学着自已吃饭，只是动作还不太到位，经常会吃到身上。墨墨也有位置，就在晨晨旁边，一只小矮凳，它跳上去蹲坐着。不过没有碗，纯粹陪席。

“是奕阳去报道 G20 峰会。”

“我听说这次负责报道的是位刚空降中视的主播。”秦沛像是犹豫了一会儿，用一种闲聊的口吻说道。

叶枫直起身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秦沛突然急了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这大好的春光，夏奕阳留在燕京陪你陪儿子不好么？”

夏奕阳今天不当班，也就没穿正装。江一树调侃他，到底是结了婚的人，有人管着，就是不一样。夏奕阳今天穿了件驼色羊绒外套，驼色本身就很柔软，光泽又明亮，他身材修长，性格温厚，看起来整个人特别俊雅，有格调。夏奕阳也很自得，笑道：“羡慕不？”江一树给了他一拳：“胆子很肥呀，敢在关公面前卖大刀，你结婚几天，哥哥结婚几天？”

“幸福和时间的长短无关吧！”

“我和你说，这婚姻呀，头三年是个坎，第七年更是一大堑。你悠着点！”

“受教，受教，哥哥你快忙去吧！”夏奕阳催促道。

江一树真不敢耽误，快步进了播报室。秦编辑气管不好，吴锋带她去加拿大疗养，似乎有定居的意思，制作部大事小事也就全堆到他这刚提拔的制作部副主任头上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中视今天内部选拔《今日新闻》的新主播，他心里紧绷的那根弦，都拉满了。

《今日新闻》播音组一共八个人，正常播报是六人，还有两人机动，一般是配音。在所有的频道里，《今日新闻》对主播的要求最严苛，无论是着装还是发型，一点儿都不能随意。如果有什么要求，必须提前申请。说起来，《今日新闻》已经有四年没进新人了，上一个是何安怡。组里有位女主播快要过怀孕的最佳年龄了，于是就计划升级。另一个是播音组组长，声带上长了块息肉，不管手术如何，估计没机会再上主播台。台里面开了会，决定内部招两位新主播。通知三个月前发在中视的内网上，报名者很多，一轮轮地刷，现在只留下两位，一个是军事频道的主播，一个是原生活频道的主持人。看频道总监徐谦和总编导的表情，似乎不是很满意。特别是徐总，脸黑得很，十米之外，无人敢靠近。

夏奕阳转身去了监控室，他今天纯粹是个看客。一进门，眼睛下意识地就一阖。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各频道适时播放的画面，值班人员一人分管几个频道，眼睛挺忙。夏奕阳与值班人员打了声招呼，拉把椅子，坐在最边上的一个屏幕前。这个屏幕是内部所用，不对外播放。

选拔已经开始，整个流程是完全依照《今日新闻》一般播出顺序来的：最高部门的外交、访问、会议以及视察活动，思想教育类短片，国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成就，接地气的民声，五湖四海的风采，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和体育新闻。

先播报的是原生活频道的主持人，圆圆脸，头发微卷，眼深鼻挺，眉眼细长，还有一对小酒窝。夏奕阳看到徐总嘴巴张了张，从唇形上看，他似乎说的是：这算什么，矮子里面选将军？

主持人的声音其实还好，字正腔圆，音声令人愉悦，呼吸的节奏，处理重音、强调、停顿、连续都已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只是作为新闻主播，外表条件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节目定位的理解。《今日新闻》的主播，不一定要漂亮英俊，但得端正、严谨、大方。这位主持人更适合去综艺频道主持节目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喜感。显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不在意结果，而是在享受这个过程，乐滋滋地离开了播报台。

“你说他这戴的是近视镜还是老花镜？”夏奕阳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他侧过身，一边的工作人员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男子问道。夏奕阳看了下台标，是财经频道的一档节目主持人？他不禁一怔。如果他没有记错，这位主持人早就退居幕后，因为体重超标得连屏幕都承受不住了。这才一年多不见，减肥成功了？

“是近视镜！”虽然镜片圆圆的，像民国时期徐志摩脸上的那款。

夏奕阳说：“他就是长相成熟，其实岁数不大。”不知是减肥太猛，还是压力过大，镜头里脸上的皱纹，再浓的妆都没遮住。

工作人员眼睛眨得飞快，眉头频频打结。“我就觉着这画风很奇怪。”与近视镜搭档的是一位长发美女，一举一动非常矜持，连笑都像是用圆规丈量好的，每次都是那个弧度。

“这是什么节目？”

“晨间节目重播。”

夏奕阳看着屏幕，久久不语。一大早，打开电视，一位满目沧桑的男子与一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，对着你聊交通，聊天气，聊物价……怎么看怎么奇怪。网友们大概会问：难道我看的是个假的财经频道？

“原先的主持人呢？”因为叶枫，夏奕阳对晨间节目一直很关注。主持人换了几茬，但一直定位明确，都是明朗欢快如邻家女孩型，声音清脆，语速利落，笑起来一脸灿烂。

工作人员耸耸肩：“自从宋总来了财经频道，咱们……嘿嘿，宋总好！”

门不知何时开了，宋可平站在外面似笑非笑。他是个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，精瘦、干练。看着像个民营企业的中层领导，在中视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，私下里被人称为“宋财神”。五年前，中视的广告招商是十亿，前年是一百亿，今年是一百六十亿，幕后功臣就是宋可平。同样，因为他的推动，促成了几大频道的改版。如果把日新月异的电视行业形容成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宋可平就是当之无愧的“弄潮儿”。

“我来了财经频道后，你们就怎么了？”宋可平和颜悦色道。

“咱们日子就越过越好了，这不，前几天刚发了奖金，我发朋友圈，朋友的口水流了一地。”工作人员也是八面玲珑，说得声容并茂。宋可平眼睛眯了眯，没再看他，把目光转向夏奕阳：“我就知道奕阳在这里，走，咱们找个地说话去。”

夏奕阳十分吃惊，尤其是对宋可平这么亲切的口吻，他和他工作上没接触，并不算熟。电梯里遇到点个头，年会上敬个酒。他们之间有什么话说？

宋可平的话挺多：“改革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，中国人总说习惯就好，对新鲜事物本能地排斥，其实这是一种固步自封。从纸媒时代到电视时代、PC时代，再到现在的网络时代，时代在变，咱们能不变吗？别人都说这是最坏的时代，我不觉得，逆境中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。我从不奢望被人理解，我只定好目标，然后就去做。瞻前顾后，能干成什么事？人，得有思想，有梦想，

不能什么都不想，但也不能想太多。奕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这样的推心置腹，夏奕阳真不太适应。“万事开头难。”他浅浅笑道，抬头看了看四周，怎么来停车场了？宋可平指指四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，促狭道：“奕阳，你习惯了镜头，我可不行。我是个安静而又低调的人。怎么样，给我个机会让夏主播看看我的车技如何？”

因为职业的缘故，也因为过早地经历了一些事，夏奕阳的身上有着同龄人没有的宽容和乐观，在任何环境和任何人都相处合宜。但是今天，他却接不上宋可平的话。单单说气场强大，他被震慑住，有点说不通。五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后，大领导第一次出国访问，他随专机跟团采访、播报，辗转亚非欧，面对面接触过各国的外交官、首相，任何场合，他都能从容、自如地工作。他们的气场不强大吗？宋可平有什么不同，夏奕阳想来想去，大概是此人的磁场与众不同。

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”他打开副驾驶的门。

宋可平的车和他的人很不相称，狂野奔放的悍马，似乎还改装过，夏奕阳感觉像美车打败纳粹时，坦克驶进柏林城。“我这人爱好很老土，钓个鱼、泡个温泉，这种地方都在郊外，可不就得有辆舒适的车么，跑起来惬意，安全。”宋可平摸摸方向盘，一副很珍爱的样子。

夏奕阳以为宋可平会把他带去郊外某个安静的地方，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车停了。这样的车搁哪儿都显目，经过的路人都情不自禁瞟一眼。宋可平好像很习惯这样的聚焦，潇洒地把钥匙扔给泊车的小弟，对夏奕阳说道：“我以前和奕阳接触不多，今儿才发现你和播报时不太一样。是不是因为节目上话说得太多，私下里就不爱说话？这性格可不太像年轻人。”他不知是失望还是别的，还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这就是所谓领导的高度么？不需要你的辩解，直接给你定论！夏奕阳失笑，索性沉默到底。餐厅叫朝凤阁，装修得金碧辉煌，很有古代王室的风范，就连服务员都有很标致的长相，身着旗袍，尽显江南女子的韵味。

手机在口袋里呜呜地震动着，夏奕阳拿出来一看，是江一树，他正准备接听。在他前面进包厢的宋可平催促道：“奕阳，快进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夏奕阳连忙按掉来电，走了进去。

包厢里已有四个人，两个广告部的，宋可平以前的部下。一个是财经频道的总编辑智一城，另一个眼生。中视各频道主播和主持人，共四百多人，夸张一点，就是电视界的群英荟萃。夏奕阳什么样的同行没见过，但眼前的

这位一眼看上去就是电视人，这是他的面部表情告诉他的，而且他的额头上还刻着“我是海归我是精英”。夏奕阳觉得自己有点刻薄了。

“路名梓，H省的高考文科状元，燕大涉外经济专业优秀毕业生，亚洲大学生双语辩论赛冠军，曾在英国BBC电视台工作过两年，后来进入中视外语频道任驻美记者，今年加入我们财经频道。”宋可平与有荣焉道，“这尊大神可不好请，为了他，我可是飞去纽约两趟。”

路名梓语气谦逊，神态更是一派风光霁月：“宋总，您这是要捧杀我呀，我这点资历，在夏主播面前，哪里还值得一提？”

夏奕阳主动伸过手去，路名梓连忙双手握住：“欢迎回国。你实在是太谦虚了，如果你的资历不值一提，那我的简直是惨不忍睹了。”说完，夏奕阳不着痕迹地抽回了自己的手。

“惭愧，惭愧！夏主播您可是我的前辈，我的偶像。在国外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会坚持看您的节目。”路名梓真诚说道。宋可平调侃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看着奕阳的新闻长大的？”

“从年龄上讲，我厚颜算是夏主播的同龄人，不过，作为电视人，我真是看着夏主播的新闻成长的。”

夏奕阳不是听不得恭维话，但路名梓这番话硬是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哪儿都不自在。

“冲着你的成长，你今天可得好好地敬敬夏主播。”宋可平别有深意地睨了眼夏奕阳。

路名梓点头：“这是必须的。”他从桌上拿过手机，像一个迷弟般，试探地问夏奕阳：“夏主播，我能否荣幸地与您合个影？”

夏奕阳还没出声，宋可平插了句：“我给你们拍，免得你把奕阳拍丑了，他的形象可是咱们中视的台标。”

“谢谢宋总。”路名梓激动地把手机递给宋可平，然后走到夏奕阳身边，一只手像哥俩好样地架上夏奕阳的肩膀，头挨着头。夏奕阳怔了下，随及就显现礼貌的微笑。宋可平看着镜头，对其他三人说道：“看着啊，这张照片绝对有纪念意义，将会开启中视的新纪元。”广告部的两人点点头。智一城一言不发地喝着茶，本来就像山川的额头，越发高远了。

拍好照片，路名梓很认真地向夏奕阳道谢，夏奕阳弯了弯嘴角。站着的几人在桌边落座。宋可平问夏奕阳：“你们频道的选拔时间应该不长吧？”

夏奕阳回道：“我和您出来时，还有一个人。”

“那人该到了。”宋可平看了看表。

话音一落，服务员领着两人推门进来。徐总脸还黑着，江一树一对上夏奕阳的目光，张了张嘴，尔后苦笑。

“选拔结果怎样？”宋可平坐了主人座，徐总坐的是贵宾的位置。徐总无力地摆手：“军事频道的那位暂留，培训过几个月，看能不能上播报台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那现在人手有点紧张呀！”

“没办法，辛苦奕阳他们几个了。”

宋可平让服务员给众人倒上酒，沉思了下，先看夏奕阳，再看路名梓，说道：“本来这次 G20 峰会的报道，想让奕阳去负责报道，既然你那儿这么紧张，我就不抢人了。这样吧，名梓，你这几天跟着奕阳，多看，多问，多学，到时别给中视丢脸啊！”

宋可平如此堂而皇之，除了路名梓诚惶诚恐地站起身表态，先干为敬地喝下一大杯酒，其他几个人，要么沉默，要么偷偷拿眼打量着夏奕阳。夏奕阳反而心定了，他说宋总这亲切的缘由是什么呢，原来在这里。

“他就是路名梓？”徐总的语气实在算不上亲切。

“是的，请徐总以后多多指教。”路名梓恭敬地又满上杯，举起。徐总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，许久，不紧不慢道：“想我指教，好啊，参加选拔，看我们有没有这缘分。”

这话里蔑视的意味丝毫不加掩饰，换了其他人，大概会羞窘得钻到桌子底下，路名梓却能坦然自若，谈笑风生：“有徐总这句话，我以后可得加倍努力。”

“想在新闻频道做主播，光凭努力是不够的，还得有天分，有人品，要行阳光大道。”

这话不可谓不重，就像是咣当一下砸在了地上，路名梓的神情一僵，宋可平忙打了个哈哈：“你那儿门槛高，一般人可不敢进。”

“能有多高？”

“话说天下电视，立靠新闻，像我们都是衬托你这红花的绿叶。”

“那又怎样呢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！”

宋可平瞪了瞪眼：“哎呀，你这位仁兄还越说越深了，喝酒！”

徐总也就是气不平，酸两句，要说这事也不算是个大事。不去 G20 峰会，夏奕阳还是夏奕阳，路名梓会成为什么样的路名梓，他拭目以待。

路名梓共敬了夏奕阳三杯酒，第一杯是这样说的：“G20 这样的机会，对于夏主播不算什么，可是对于我这样的新人，说不定是人生的转折点。谢

谢你给我机会。”这人多会说话呀，夏奕阳硬生生给他逗乐了，连江一树都忍不住夸他一句“人才”，心中暗道：这机会是奕阳给的么，明明是你们费尽心机抢的。

第二杯：“能坐上播报台是机缘，但要坐稳则要靠实力。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，以后，请夏主播对我不吝赐教。”

第三杯：“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好朋友。”

江一树真不想坐下去了，这个路名梓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从头至尾，一直在对奕阳提要求，他是谁呀？

似乎生怕夏奕阳不相信自己的话，路名梓又侃侃而道：“虽然我学的是涉外经济，但我很喜欢新闻，不然不会一直追您的节目。新闻的英文是 News，N 代表 North—北，E 代表 East—东，W 代表 West—西，S 代表 South—南，News，也就是东南西北新发生的事情。当你了解了一天的新闻，就等于周游世界一圈。”

“你真是渊博，那你知道新闻六要素是什么？”江一树本不想搭理路名梓的，但他实在沉默不了。

路名梓不知是听不出江一树的嘲讽之意，还是当在座的都是刚进广院的菜鸟，真的开始科普：“五个 W，一个 H……”

宋可平不悦地打断了他：“名梓，你这外行有什么津津乐道的，他们可都是专业人士。”

徐总冷不丁地接过话：“他可不是外行，而是匹黑马。”

夏奕阳没有坐宋可平的车回中视，开了江一树的车。江一树喝了几杯酒，头有点晕，把椅子放平了，躺着，两手轻揉着额头：“我知道的不比你早多久，我说徐总今天脸怎么这么黑呢，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。徐总说是宋总力荐的，理由是路名梓外语好，又懂经济，又有外景主持的经验。G20 峰会，虽是重大新闻事件，实际上是金融界、经济界的一次盛会，他比你合适，然后台长们就拍板把你换了。真实的原因，我想不会这么简单。路名梓真有那么好么，我看不出来。哼，一个很优秀的人，是交不到朋友的。”

夏奕阳笑了：“你这胳膊肘子都不知拐到哪儿去了。这么大的事，宋总不会任性为之，路名梓一定有我不及的地方。”

江一树忿忿道：“临阵换将，太不厚道了，懂不懂尊重人呀？他再专业又怎样，他播报过几次重大新闻？这么大的新闻拿来给他练手，唉，想到这，我都挺无语。新闻频道成立这么久，这还是第一次在涉外重大新闻播报时启